

重返犯罪现场

(共四册)



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

目录

重返犯罪现场1：救赎者

重返犯罪现场2：生存游戏

重返犯罪现场3：但丁与佐川

重返犯罪现场4：弗洛伊德的恐惧

在这座迷宫一样的城市里，

你寻找着出路，

野兽寻找着你。

目录

- 第一章 校外惨案
- 第二章 卫生间女尸
- 第三章 解剖间
- 第四章 停尸间
- 第五章 喉咙里的《圣经》
- 第六章 法医之争
- 第七章 农民工
- 第八章 失踪少女
- 第九章 恶意
- 第十章 悬吊少女
- 第十一章 邪恶致幻
- 第十二章 精神崩溃
- 第十三章 尸检
- 第十四章 案中案
- 第十五章 水中的影
- 第十六章 凶现
- 第十七章 目击
- 第十八章 凶袭
- 第十九章 新猎物
- 第二十章 囚室
- 第二十一章 绝地
- 第二十二章 赌
- 第二十三章 魔鬼之泪

第二十四章 尾声

第一章 校外惨案

8月5日，星期五，19：10。

C市佳汇私立外国语学校。

一个身穿白色半袖衫、花格短裙的女孩儿走在紧邻学校围墙的小路上，她专心地打着手机，时不时咯咯地笑出声。

“我都已经出校门了，用不上十分钟就能走到……你可不要让我走得太久哦。”女孩娇嗔，故意嘟起了嘴巴，尽管听筒那边的人看不到。

手机上悬挂着一大串可爱的卡通装饰，随着女孩轻柔的步态来回晃动。

“我可是趁着门卫老师不注意，偷偷溜出来的。要是被发现了，我妈妈会骂死我的……”女孩嘟着嘴说。

不知道听筒那边的人说着什么，女孩安静地听，忽又“扑哧”一声笑了，脸上洋溢着兴奋的光彩。

前面忽然分出了一条岔路，一条僻静的小巷。白天它很普通，在夜

晚却很少有人走。小巷里没有路灯，只是借着远处照过来的灯光，朦朦胧胧地静谧在那里。

女孩停下脚步，朝巷口张望，有点紧张，又有点犹豫。

这是一条近路，可以节省五分钟的路程。这条小巷其实也不是很长，对面巷口依然是灯火通明的街道。况且，她曾经两三次走过这里，尽管都是在白天。想来晚上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女孩忽然鼓起了勇气跑进小巷。恐惧的同时，她更加激动，她对脑海中那种朦胧的“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佳佳，我听你在呼哧呼哧喘粗气，你是在跑步吗？”听筒那头问。

“你要大声对我说话，知道吗？”女孩顾不上回答问题。

“哦？”听筒那头懵懵懂懂。

“你要时时刻刻保护我！”

女孩儿纤弱的脚步急促地敲打在水泥地面上，像一只受惊的小鹿。巷口越来越近……商场、茶座、酒吧……绚烂的灯光就在前方，刺得眼睛发痛。

恐惧感越来越弱，胜利在望，女孩兴奋地对着手机里的人说：“你知道吗？为了你，我……”

她耳朵贴在手机上，只顾着说话，根本没听见背后传来的轻微的脚步声。

声音不大，因为穿着旅游鞋，而且速度很快。“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她说出这句话时，那条黑色的身影已经从黑暗中浮现，笼罩住了她瘦小的身子。

就在那一瞬，女孩还不知道大祸临头。她还在对着手机柔声细语，她的微笑还很甜，她的声音还稚嫩……

紧接着，黑暗的小巷里传出了类似惊叫的呜咽，但声音立刻就被什么掐断了。

小巷里出现了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一条从黑暗中探出的胳膊缠住女孩儿的脖子……她的手机掉到地上，樱桃小丸子的卡通头像依然咧着嘴巴，露出搞怪的笑容。

女孩被拖进黑暗中，两只鞋子徒劳地蹬踹着地面。她不知道背后是男人还是女人，或者根本不是一个人。她不知道将在自己身上发生什么。她真的很害怕，她很希望此时此刻妈妈就在她身边，她一定会很听话……

那黑影把女孩拖到角落里，用一只手夹住女孩细弱的脖颈，像夹起一只小动物。另一只手从衣兜里慢慢地抽出一件东西……高高举起，挥落，举起，挥落……黑暗中有节奏地响起一种声音，很难形容，就是在餐厅厨房的案板上常常听到的那种声音。

女孩之后再也没有发出过一声喊叫。她的嘴巴被一只手紧紧捂住，只是露出两只惊恐无助的大眼睛。

带着腥味的液体迅速浸透了她乳白色的半截袖上衣，一直向下流，透过短裙沿着白皙的两条腿向下流……

掉在地上的手机还保持着通话状态，话筒那边传来焦急的呼唤。“喂喂，佳佳，你怎么了？又生气了吗？喂喂，你在听吗……”

8月6日，星期六，晴，05：15。

乔凯半蹲着，从口袋里掏出两只乳胶手套，缓缓套上。

武彪掐着腰站在两米远的地方一脸阴沉。一张四方大脸像是被砂纸用力打磨过一遍，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即使用一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脸色也不会比现在难看多少。

他的目光在尸体和乔凯之间来回移动，带着疑问。

乔凯从头到脚，从外到内，按照顺序逐次检查尸体。

“她是被刀子扎死的吗？”武彪等得不耐烦，问道。

“是军用三棱锥之类的凶器。”

死者趴在已经干涸的血泊中，脸朝下，背部血肉模糊的伤口呈现出黑紫色。

乔凯把手指按在死者的伤口处，破裂的皮肤仿佛受到了惊吓似的动了动。乔凯倒吸了一口凉气：“她被刺了不下20刀，背部有十几刀，腰部3刀，大腿上两刀，没有固定部位，每一刀都十分用力，伤口直达胸腔，我估计她的肺叶已经千疮百孔了。毫无疑问，失血过多造成的休克性死亡。”

他翻开死者的头发，露出了半边脸。他扳住死者的脸，轻轻转动，

朝向自己。

那是一张很干净的脸，很稚气，还未成年。长长的睫毛敛阖，像是在娇憨地熟睡，只有眉梢微微皱起，好像梦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好像那张脸并没有死，好像随时都能够睁开眼睛，可爱地冲他微笑。

乔凯触电般把手缩了回来。

“死者死亡时间？”武彪不耐烦地追问。

“死者腹部的紫色尸斑已经呈现稳定，用手指按压也不易改变。同时死者的眼角膜成轻度混浊，尚可透视瞳孔。因此估计死亡时间不超过15个小时。具体估算应该在昨天傍晚……6点到8点钟之间。”

“嗯。”武彪原地转了一圈打量着四周环境，“现在还是夏天，至少得等到晚上7点之后天才开始黑，我估计就算凶手胆大妄为，也不敢光天化日行凶，何况他扎了死者那么多刀，肯定当时的作案条件很充分。再根据你说的，凶手作案时间可以缩减到大概在7点到8点之间。”

乔凯点点头，目光下移，捏着死者的裙角慢慢掀开。粉色带着花瓣图案的内裤完好地穿在死者臀部，很干净。他仔细检查大腿内侧，皱起了眉头，又轻轻拉开死者的内裤观察了一会儿，拿出一支体温计插进肛门。

“现在室外平均温度21摄氏度，死者直肠温度28摄氏度，推测出的死亡时间与方才吻合。不过有一点让人奇怪。”

“哪一点？”

“死者没有遭受性侵犯的痕迹。”

“没有？”武彪环视着四周，“把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女孩弄到这里，只是为了杀她？”

“这儿！武头儿！”乔凯在死者的身上摸出了一张塑料卡片，他把近视眼镜向鼻梁上推了推，念了起来，“佳汇私立外国语言学校，初中部11年级5班，宋佳，16岁。”

武彪沉吟了一会儿。

“的确有点儿意思。这个家伙能穷凶极恶到残杀一个16岁的小女孩，绝对是一个极端的疯子。那他为什么不强奸她呢？我接触过那些被害者为未成年幼女的恶性案件，凶手的主要目的就是满足畸形的性欲望。这个家伙却为什么例外？”

“也许他丧失了性功能，压抑造成了心理变态。”

“他还可以用手，用嘴。”

“或者凶手是一个女人？”

“女人？！这个我倒不敢想……算了，别在这儿胡猜了。”武彪敲了敲脑袋，“先把尸体带回去。既然能够确认死者的身份就好办，围绕她的学校、家庭逐一排查。还有那个手机，看看女孩子平时与什么人来往，她临死不是通过一个电话吗，查一查对方是谁。”

旁边协同办案的民警唯命是从地点头，认真地在记事本上记录。其他的人忙于拍照、取证。

慕容雨川揉着乱蓬蓬的头发，没精打采地看着桌子上厚厚一摞用麻线穿钉的复印材料。

“回去认真读，不懂的地方来问我。其他的书不用看。这些都是我几十年来的工作纪录，都读懂了我就给你硕士学位。”

那个胖墩墩的自负老头子打发完慕容雨川，就坐回到他的摇摇椅上，拿起了一本漫画书《名侦探柯南》。他打算看完之后给上幼儿园的孙子讲故事，说是从小培养下一代敏锐的洞察力。

慕容雨川也不知道这老头儿当真要给孙子讲故事，还是他自己想看。

他现在有点儿后悔，还不如大学四年毕业以后直接回京让父亲为他找份工作呢。慕容家族一脉单传，传说祖上可追溯到五胡十六国的大燕皇族，也出现过慕容复这样鼎鼎有名的“历史人物”。慕容雨川的父亲秉承家族优良传统，成为国内心脏病临床治疗领域的权威，下到平民百姓，上到达官贵人，各种各样心脏有毛病的患者，在慕容教授的高超医术之下，又多给地球制造了几十年的二氧化碳。

尽管自己所学和父亲的专业略有差别，一个对活人开刀，一个对死人开刀，但凭着自己富二代的身份，混一个丰衣足食的差事，出入于上流社会的交际圈，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最初慕容教授很反对儿子选择法医专业，后来冷静下来想想，儿子生性一贯散漫，不负责任，对死人开刀的确不会有任何风险，于是才勉强同意。

在C市上学和在北京几乎没有区别，银行卡里的钱永远是工薪阶层

艳羡的数字。吃住在舅舅家。慕容雨川还有一个发小在C市公安局当刑警。所以，无论慕容雨川怎么折腾，怎么炫富，至少有人随时能够给慕容老爷子通风报信，而且不会有人胆敢绑架他的儿子。

慕容雨川没有继承祖辈的远大抱负，对政治深恶痛疾，喜好吃喝玩乐。他生平有两大嗜好：

第一，和美女待在一起。

第二，第二，和尸体待在一起。

喜欢美女，因为本能；喜欢尸体，因为它们从来不说谎。

“哎，新来个妞儿，长得真不赖。”周志鹏用胳膊捅了慕容雨川一下。

慕容雨川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手支着腮帮，口水在一张高度腐烂的尸体照片上集了一摊。周志鹏人高马大，体壮如牛，这一下子差点把慕容雨川捅到阶梯教室的过道上。

慕容雨川惊醒，从长凳上爬起来，正想发作。只见教室讲台前站着一个面孔陌生的女孩儿，正在自我介绍。

女孩脸颊泛红，很拘谨，说一句话鞠一躬。

“大家好，我叫濑户美奈子。我就读于东京医科大学法医学院，目前是二年级学生，我是作为交流生到贵校学习一年，请各位学长多多关照。”女孩的汉语不错，就是发音“r”和“e”不分。

在座的学长学姐们交头接耳，特别是男性，雄性荷尔蒙同一时间分

泌异常。

“这个东洋小妞儿已经被寡人我看中了。明儿，我把她约出来，给你养养眼。”周志鹏这家伙是名副其实的花里魔王，仪表堂堂，高大健壮，如果不考虑他“阴暗”的内心，也算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大丈夫。

这种人每逢春秋两季，体内的巴多胺会分泌出一种独有的气味吸引异性，于是女孩们趋之若鹜。相比之下，慕容雨川就要寒酸多了。

“小白脸只能看不能用，关键还要看这个。”周志鹏绷起鼓鼓的肱二头肌。

慕容雨川既羡慕又忌妒地看着他得意扬扬的表情，很想拿一把解剖刀把他身上的腱子肉都剔下来。

第二天，在医学心理学课上，濑户美奈子一进教室，周志鹏隔着老远向她招手。

美奈子看到了，冲他露出微笑。

慕容雨川看在眼里，心里可真是对这头种马肃然起敬。

“怎么样哥们儿，我周某人绝不无的放矢。你看着吧！”

“唉！”慕容雨川把脑袋埋在书里，不忍再看。

“你好，打搅了，周……”略带嗲气的女孩声音响起。

“周一——志——鹏。”周志鹏友好地解释道。

谁能想到就是这种充满了正气的声音刚才说出那样的话。

慕容雨川干脆把书本扣在脑袋上。

“周一—志—盆。”女孩模仿着周志鹏的发音认真地说。

“不是周志盆，是周志鹏。”

“周志盆。”

“鹏！”

“盆！”

“算了，算了，没关系。”再教下去周志鹏就崩溃了。

“你到这里坐吧。”周志鹏推了推趴在桌上的慕容雨川，让他挪到别处去。重色轻友的家伙！

“不好意思，志盆君，想向您问一个人，不知道他在不在这里。”美奈子说。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美奈子的眼睛盯在手里的书本上，努力地想。“好像是叫慕容……”

“慕容愚蠢？”

“哦，好像差不多，学长您认识他吗？”

慕容雨川把盖在头上的书本拿掉，坐了起来：“对不起小姐，更正一下，是慕容雨川。”

美奈子眼睛瞪得圆圆的。

“哦，我知道了，你们都是学法医的。”周志鹏拍了拍慕容雨川，对美奈子说，“喏，这就是那位愚蠢学长。”

美奈子露出喜悦的表情，给慕容雨川鞠了一个躬：“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慕容雨川问：“你怎么知道我？”

“是陈明轩教授告诉我的，他说让我跟着你一起实习。”

见女孩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自己，慕容雨川赶紧在乱蓬蓬的头发上抓挠两下，弄平整一些，脸上做出一本正经的表情。

8月15日，星期一，10：11。

C市广播学院校门。

赵大成坐在门卫室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窗外已经有半个小时了。

窗外是人行道和马路。行人车辆与往常一样，只不过显得有些倦怠，这就是星期一综合症。

只有一个地方有点特别。人行道的路灯柱下面多了一个东西，一个鼓鼓囊囊的登山包。一个崭新的登山包，看样式价格不菲。他记得早上来上班的时候还没有呢！

大概一个月前，晚报上报道了一则消息：南方某地一个私营业主去银行提取80万元现金，装在了一个阿迪牌子的登山包里。离开银行刚走过两条街，就被两个尾随在身后的男子打劫了，抢走了登山包，临逃走时还捅了他一刀。歹徒到现在还没有抓到，伤者仍然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想到这儿，赵大成的呼吸急促起来。他很想出门走过去，打开那个登山包，解开心里的疑惑。可是他又不太敢，他一向做人很老实，就是有点儿不甘心。

每当有路过的行人把头转向路边，好奇地看一眼那个孤零零放在路边的包，他就会一阵紧张。最后，他喝了一大口茶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屋里走出，他的心怦怦直跳，感觉好像是在做贼……

两分钟后，红色的登山包放在了门卫室的桌底下，他没敢放在桌上。疑神疑鬼地坐了一会儿，他慢慢镇定下来，他也记不清楚刚才是怎么把包拎进屋里的，只是感觉不太沉。

他也不知道满满一袋子钱拎起来到底沉不沉，反正他从来都没有过那么多钱。

他先用脚踢了踢，里面好像有纸，很多纸。钱不也是纸做的？

他左右看了看，窗外没有人，现在正是上课时间。

他强抑心里的激动与好奇，伸手把红色的登山包从桌子底下拽出。

拉开拉锁，里面果然是纸，但不是钱。

他稍微感到失望，但并不死心。有谁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往一个高

档登山包里塞废纸？

他已经顾不上别的，把手伸进去摸。里面果然有东西，硬邦邦，圆溜溜。他也说不出来那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于是拨开了废纸，伸长脖子探过去看。

今天是阴天，透过蓝宝石玻璃，传达室里光线暗淡，桌子下面更暗，登山包张着嘴巴，里面的东西有一个模糊的轮廓。赵大成仔细一看——一张模糊的人脸正对着他！

慕容雨川坐在宿舍床上，把U盘插进苹果笔记本USB接口，点开一个视频文件，里面的人物“嗯嗯呀呀”演绎得声情并茂。慕容雨川使劲嚼着苹果。

要不是周志鹏那家伙把美奈子约到校外吃午餐，他也用不着一个人躲在宿舍里“精神自慰”。

音乐铃声响了半天，他在视频里找了半天，也没看到哪里有手机，然后才意识到是自己的手机在响。

“喂，你是死了吗，嗯？”陆小棠震耳欲聋的大嗓门盖过了视频里的声音。

一想到陆小棠张牙舞爪的模样，慕容雨川头皮发炸，他赶忙暂停了视频播放：“我在吃苹果。”

“喔，别噎着！”陆小棠冷冷地说。

慕容雨川立刻就噎着了，咳咳了半天。

“你下午有课吗？”陆小棠问。

“有啊，两节。”慕容雨川好容易喘上一口气。

“翘课吧，到我这里来。”

“喂，不太好吧。我可是法医系唯一的硕士研究生，总得给师弟师妹们作出榜样。”

“没关系，你也不是翘一回两回了。”

“下午有一节课是系主任的，要是不上期末就死定了。”

“你要是不来，我明几个就弄死你。你看着办吧。”

说完电话那头就挂断了。

嗷——母夜叉！

慕容雨川气得在头发上一顿乱抓。母夜叉其实长得一点儿也不像母夜叉，一条马尾辫，两条修长的腿，柳眉如黛，眸若春水。看上去的确赏心悦目，然而仅仅是看上去。

下午，1点30分。解剖学开始上课的时候，慕容雨川准时出现在了公安局刑警队重案组的办公室里。

陆小棠跷着二郎腿，指指身边的椅子说：“先找把椅子坐下喘口

气。法医科的吃午饭去了，还没来。”

慕容雨川可不是一个懦弱可欺的人，事实上他欺负过的人远远多于欺负他的。不过，世间万物都有相生相克的道理，自从慕容雨川在幼儿园里遇见这个跟他同岁的小魔头时起，他就没在她面前抬起过头。不管是眼神、言语，她都要占上风，实在不行还有拳头说话。

从小他就打不过她，上了高中以后终于分道扬镳，听说陆小棠后来考上了警校，功夫精益求精。慕容雨川当时并不担心，偶尔跟父亲一起去陆伯父家做客，才能见到儿时的伙伴。陆小棠出落得越发标志，人也变得懂事亲切。

两年前，陆小棠从省公安局调到C市任刑警队重案组组长，跟慕容雨川有了近距离接触，他才真正看清楚了这位大美女狰狞的本来面目。

“你可不要以为是你自己了不起，警队里实在是没有专业人手了，我才给你这个机会。”陆小棠眼皮也不抬地说。

“不是有乔凯吗？”

“他现在手里有案子。上礼拜，佳汇私立外国语学校初中部一个女生，傍晚在校外被人乱刀捅死了。武队长带着大部分人马去处理那个案子了，留下来我值班，结果又出事了。”

“难道这次是小女孩被分尸了？”

“你怎么这么歹毒啊！”陆小棠长腿一伸，差点把慕容雨川坐的凳子踢飞。

“这件事发生在广播学院，也说不准，可能并不是刑事案件，不过

事情有点离奇。”陆小棠看着慕容雨川把凳子挪出超过自己美腿长度的距离。

“死人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师大的门卫赵凯报的案。他发现不知道是谁把一个登山包丢在了校门前。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人的头骨。”

“头骨？只有头骨？”慕容雨川惊讶地指了指脑袋。

“对，只有头骨，表面很干净。我不知道死者是自然死亡，还是被谋杀。如果是自然死亡，那就是有人存心恶作剧，就好处理了，所以把你找来为我解释。”

“只有一个骷髅头，不太好办。”慕容雨川直咂舌。

“哦，丁兰回来了，我带你去法医室。”陆小棠从椅子上站起身，拍了拍慕容雨川的肩膀，“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这句话鼓舞了慕容雨川，他抬起头看见陆小棠正露出温和的笑容。

她下一句话说：“除非你想死。”

第二章 卫生间女尸

法医室在公安局办公大楼的地下一层。

这座楼是日本人在二战时期修建的，当时被作为华东集团军司令部。外观四四方方，粗笨压抑，一共五层楼，地面以下占了两层，据说能够抵御炮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巨型碉堡。建国后这里成为了C市市政府的办公楼。九十年代后期改成了公安局，在上面加高了三层，并进行了外部装修，使得看上去具备现代化标准。内里的日本建筑委实坚固，经过了多半个世纪都安然无恙。

楼里，特别当走到地下，基本保留着过去的原样——脱落的墙皮、腐烂的木梁以及砖缝里散发出来的阴沉霉烂的味道，带给人冷森森的感觉，就像一只几百条腿的虫子沿着脊背慢慢向上爬……

法医室在笔直走廊的底端，分五个房间：验尸间、X照相间、化验室、储藏间、殓房，没有窗，照明完全依赖白惨惨的白炽灯。

据说日本人占领时期这里就是医学实验室，也许是给日本军官们看病用的。

法医室十分宽敞，干净得令人窒息，空气中永远飘浮着消毒水的气味。

法医助手丁兰是个勤快的中年妇女，学历不高，但尽职尽责，而且胆子大。若非如此，整天待在这种地方，一般人是要发疯的。

慕容雨川和陆小棠走进化验室时，丁兰把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她曾经和慕容雨川的导师陈明轩合作过，陈明轩两年前退休之后，便由乔凯接替。在她眼里，无论谁都一样，所以，她看见慕容雨川也没有显出惊奇，只是漠然地坐在角落一张靠背椅上。

这欧巴桑搬尸体时会不会也是这种表情？慕容雨川心里嘀咕。

试验台上摆放着一颗头骨、一个红色的阿迪登山包、一摞皱皱巴巴的纸。

登山包是崭新的，上面没有血迹，没有任何能够引起人怀疑的痕迹。那堆纸是普普通通的打印纸，随便街上哪个文具店里都能买到。

慕容雨川戴着乳胶手套，随意地翻拣了几张纸，都是皱皱巴巴空白的纸。忽然……他看到了一些字迹，他把那张纸抽出来，展开纸一看，是几行打印字。

陆小棠这时也好奇地凑过来看。

纸上写着：

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

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

陆小棠读完，不知所以地抬头望着慕容雨川。

慕容雨川又翻拣出一张：

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

“上面说的是什么意思？”陆小棠忍不住问。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从什么地方摘抄下来的。这就拜托你去查了，谁知道呢？也许是故弄玄虚。”

慕容雨川把目光投在了那颗头骨上，比起那些神谕般绕口难解的字句，它将揭示给他的是真实。

头骨很小很精致，呈灰白色，可以想见死者生前有一张漂亮的脸。

慕容雨川把头骨捧在手里掂了掂，左右翻转着，端详了一会儿。

“首先，咳咳……”他清了清嗓子，“可以肯定，这是一个人的头骨。”

陆小棠差点趴在地上。

“你看它颅骨大而高耸，浑圆成球状，吻部不突出，从侧面看脑颅占三分之二……哎！”

陆小棠照着慕容雨川的鞋面跺了一脚：“这我也能看出来。还有什么？”

“嗯……它比较光滑，骨壁比较薄，而且很轻，像是一个女性。”

“就凭这些？”陆小棠有点怀疑。

“当然不止。男人的眉弓非常突出，上面有许多细小的孔。你看这个，眼眶上很平滑，看不到突起，而且几乎没有小孔。它的梨状孔又宽又低，鼻根点凹陷浅，这也是女性的特征。还有颊骨这里很圆润，结节平滑，如果是男性就会呈现方形，结节也强壮粗糙。”

陆小棠点点头。

“这样看……”慕容雨川把头骨转向侧面，“前额垂直，顶部平坦。男性的前额和顶部则会呈弧线状。”

“能看出她的年龄吗？”

慕容雨川看了看头骨的牙齿，把下颞骨略微掰开，从实验台拿过了一个放大镜，贴在牙齿附近，一颗接着一颗查看。

“头骨的第三颗恒磨牙已经完整长出，几乎没有什么磨损，牙根没

有发生钙化……是一个成年人，但年纪不会很大。她的牙尖基本磨平，牙本质保持得很好，综合来看，她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五岁。”

“哦。”

“她的牙齿很干净，没有蛀牙，没有牙石、牙斑。而且，她的恒磨牙磨损程度较轻，除了年纪轻以外，这个人生前的饮食习惯很讲究。甚至，我猜测她在生活上也非常简洁、自律。”

“这也能看得出？”陆小棠眯缝着眼看着慕容雨川。

“我也是猜测而已。通常情况，一个喜欢吃零食、大大咧咧的女孩儿，牙龈处或者牙缝处，或多或少会出现牙石，即使经常洗牙，也会留下痕迹。”他边说边瞅着陆小棠，确信她明白自己的意思。

“我怎么感觉你是在含沙射影地说我？”陆小棠斜睨着他。

根据以往的经验，慕容雨川赶紧岔开话题：“她很少或者不抽烟，几乎不喝酒，很少吃甜食、酸性食品。根据这一点，估计她的身材应该偏瘦。”

“……”

“从她相对细弱圆滑的骨相上看，她更像长江以南的人。我可以取些骨样标本，通过学校电脑里的遗传标记个人识别系统检测，运气好的话可以估算出具体是哪个地区的人。”

“如果她是外国人呢？”

“那就复杂了。”慕容雨川耸耸肩，“从骨骼形状上看，至少她是

一个亚洲人，或者有亚裔血统。不过，就凭眼睛观看，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慕容雨川把头骨捧到陆小棠眼前。

陆小棠歪着脑袋看了半天：“我觉得很正常啊。上面没有伤痕，没有任何残留物，干干净净。”

“对啊，你说对了。你不觉得它太干净了吗？”慕容雨川微微一笑，“通常只有在医院，或者实验室里，才会有这种经过特殊处理的骨骼。”

“你是说它原本就是一具骨骼标本？那样倒好了。”陆小棠说。

“我不确定。我得……”

慕容雨川想了想，拿起一把解剖刀，在颅骨上轻轻刮下一层薄薄的粉末，放到偏光显微镜的载玻片上，滴上一滴酒精。

他转动旋钮校对焦距，眼睛凝视着镜筒。

陆小棠等了好半天才问：“你发现什么了吗？”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这颗头骨经过了一定处理，所以才会这么干净，但绝对不可能是医院里的标本。医学上骨骼标本的制作过程都会经过高温消毒，会把除骨骼之外的肌肉脂肪组织统统去掉。这颗头骨上却残留了大量贴附于骨膜的软组织，这是一个不彻底的处理过程，同时也说明这颗头骨的形成时间在三年之内。”

“三年？”陆小棠倒吸了一口凉气，“也就是说，这个女孩死亡时间不超过三年……”

“可以这样说。从一个人死亡那一刻起，他的肉体便开始腐烂，这个过程称作白骨化。一般埋在地下的尸体，经过两到三年，肌肉脏器等软组织会变成泥浆一样的灰污色，很容易脱离骨骼。如果尸体暴露在室外，这个时间会更短。”

“也有可能是来自坟墓对吗？”陆小棠问。

尽管现代社会流行火葬，但在许多偏远地区还保留着土葬的旧俗。

慕容雨川明白她的意思，如果这颗头骨所属的女孩不是正常死亡，那一定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悲惨故事。

“有这个可能。”慕容雨川紧接着又说，“我一会儿将对骨骼进行检材提取，如果是中毒死亡，一般的中毒物质都能够检查出来。”

他翻转头骨，把枕骨大孔朝上。颈椎骨平滑的切口明显是人为切断。头骨上没有裂纹，没有肿块，没有被击打过的痕迹。难道这个年轻女子的头是被人生生砍断的？

陆小棠也看得很清楚。她咬着嘴唇瞅着慕容雨川，她不想自己去猜，她要等专业的判断。

慕容雨川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颈椎的断口。

“是被金属利器切断的没错，但不是被斧头劈断的。如果是斧头，断口边缘会出现裂纹，或者骨折，而且断面不可能这么平整。也不可能是刀砍的，用刀砍断脖子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可能需要砍几刀，十几刀，那样脊椎骨上会留下很多刀痕。这个断面相当平整，说明切割过程十分仔细，而且断口边缘有细微的波浪形条纹，这是锯子锯断的痕迹。”

锯断活人的头颅吗？陆小棠打了一个寒战。

“不太可能是活生生地锯断，受害者会挣扎的，断口就不可能这么整齐了。”慕容雨川似乎看出了陆小棠的心思，“除非被害人失去了知觉，而且是深度昏迷。”

审讯室。

只有一盏台灯，两个人。

没有窗户，所以灯泡显得特别刺眼。

武彪的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桌子对面坐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略胖的男子。他穿着校服，还在上学。他低着头，两条腿在桌子底下不停地抖动。

也许是习惯，也许是紧张。

“说吧，你都对那个女孩儿做了什么？”武彪说话时耷拉着眼皮，好像心不在焉。

男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又把头低下：“我，我做什么？我们只不过在正常交往。”

武彪冷笑一声：“天黑之后把女朋友约到僻静无人的小巷里也是正常交往？”

“我哪有？我们在电话里约好，在西苑桥公园门口见面，离她的学校

很近。我早早就到了，等了她两个钟头也不见人影，给她打手机也没接。”

“你们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在什么时候？”

“在去西苑桥的路上，她当时也离开学校了，说十分钟就能到……”

“然后呢？”

“然后说着说着，她就不吱声了。”

“噢？”

“我以为她在使小性子，就挂断了。过了一会儿，又拨过去，没人接。”

“然后？”

“我就等她，拨她手机，没人接，再等……”

“然后？”

“然后，我就回家了。”

“回家了？”

“嗯。”

“你当时就没有怀疑你那个小女朋友出了什么事？”

“也想过，可是，又觉得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男子的头埋得更低。

“你回家以后有没有给她家里打电话，确认她是不是已经回家了？”

“没有。”

武彪冷笑。

男子立刻辩解道：“她父母一直反对我们交往，我不好给她家里打电话，免得挨骂。”

“你也没有报警？”

“没有。”

“为什么不报警？”

“……”

他替男子回答：“因为你心虚，因为你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案发时你就在那个小巷里——”

男子脸色变了，大喊：“不是，不是你说的那样……我，我，我没有杀她！我爱她，我怎么可能杀她？”到最后声嘶力竭。

武彪冷笑：“你爱她？因爱生恨不正是很好的杀人动机？她想跟你分手，你不同意，把她约出来谈，见到没有复合的可能，你就怒不可遏地杀了她！”

他把一张照片举在男子眼前，几乎贴在了他脸上。

男子瞪大了眼睛，看着照片上倒在血泊中的女孩儿。熟悉的脸，血肉模糊的刀口……

他崩溃了，一把打掉了武彪手里的照片，抓住自己的头发嘶吼起来。

武彪一巴掌掴在他脸上，男子惨叫一声摔倒。他蜷缩得像一只虾米，眼泪哗哗地往外淌。

“我当时不知道宋佳到底是出事儿了还是别的什么。假如没出事，我报了警，她父母就会知道，就不会再让我们交往了。假如出事了，凭我一个人什么也做不了……”

“你跟周志鹏出去只是去吃饭？”慕容雨川狐疑地看着濑户美奈子。

“嗯，他对我很好啊，都让我难为情。”美奈子脸颊微微红润。

“他那是黄鼠狼拜年。”

“什么？黄鼠狼？是什么东西啊？”美奈子天真地张大眼睛，半张的嘴唇肉嘟嘟的。

慕容雨川立刻吞了下口水。这孩子不是故意装成这样的吧？

“雨川君，你怎么了？”

慕容雨川猛然清醒，美奈子正好奇地看着他，而他正在傻乎乎地发笑。

“咳咳——”他赶紧板起脸孔。

“我的汉语不太好，在课上听不懂的地方还想向你请教呢。可是，你一下午都没来上课，学长你经常旷课吗？”

“那个，当然不是。我下午有紧急的任务。”

“嗯？”

“公安局的探警把我找去帮助调查案件。”慕容雨川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比起不学无术的周志鹏有很大的优势。

“学长，你是说，您现在已经开始处理刑事案件了吗？”

“小意思。”慕容雨川尽量做出不以为然的神态，“今天早上有人报案，在广播学院校门前发现了一颗人头。”

“人……人头？”美奈子吃惊地看着慕容雨川，身体不由得缩紧了。

看来她不是一个胆子大的女孩儿。

图书馆里的老式中央空调“嗡嗡”地吹着冷气。看书的人很少，只有一排排书架，冷冷清清……

“准确来说，是一颗骷髅。”

“骷髅？”美奈子吃力地吞咽唾沫。

明明怕得要死，却又抵挡不住好奇，女孩子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

“嗯，不知道是谁，什么时间放在那里的，更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他们没办法了，就把我找去，因为我能够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任何一具尸体都是一本百科全书，它能够告诉你的，比起他活着时还多。”慕容雨川向她凑近了一些，双手拢起，“你知道吗，我就是这样捧着那颗人头，凝视着那两个空洞洞的眼窝。我知道，它一定有许多话要对我说，那是一种别人都无法听懂的语言。”

美奈子惊讶地眨着眼睛，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学长，你在开玩笑对吗？今天中午，志盆君请我吃饭时就说了一大堆这样的话吓唬我。”

慕容雨川一头栽到书桌上。

“不过呢，我还是很希望能去案发现场亲身经历一下，毕竟我将来要成为一名法医。”

“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怎么会想要当法医呢？”慕容雨川忍不住问。“我爸爸是日本法医界的权威。那些谜一样的案件，不知道被他破获了多少，日本国内的警探们都十分尊敬他呢！”

“等等，你爸爸难道是濑户杉男，那个世界法医界都赫赫有名的人物？”这次轮到慕容雨川吃惊了。

濑户美奈子老老实实地点头：“我父亲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儿子继承他的衣钵，成为比他更加出色的俊才。他把全部心思用来栽培我的哥哥，可是哥哥对法医职业天生就反感，他说他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看

多了那些人类残忍的画面早晚会让他疯掉的。”

“那后来呢？”

“在他大学毕业后，正式成为法医的第三年，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甚至有自杀倾向，最终不得不放弃了。”美奈子神色黯然。

“所以你才选择学法医……”

“我原本是想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可是，我实在不想看到父亲失望的目光。”

“其实这个行业的确不适合你，只有我这种粗线条、没心没肺的人才不会疯掉。如果你选择影视行业，说不定早就飞黄腾达了。”

“不管怎样，我都会努力的。请学长帮助我，拜托了！”美奈子恭敬地给慕容雨川鞠了一个躬。

“呵呵，你真客气。”慕容雨川感觉心里有点飘飘然。

“我不会让父亲失望的。他是我的偶像！”美奈子信心满满地说。

8月16日，星期二，多云，12:15。

广播学院校门。

“她是谁啊？”陆小棠疑惑地打量着濑户美奈子。

“她是我的学妹，濑户美奈子，日本来的交流生。陈教授要我特别

关照她，所以把她一起带来了，毕竟是外国友人嘛。”后两句话是慕容雨川编的。

美奈子立刻用日语向陆小棠鞠躬问候。

“果然是日本来的，我一句都没听懂。”陆小棠向慕容雨川摆摆手。

等她把慕容雨川拉到一旁，背对着美奈子，她一把揪住慕容雨川的衣领：“你把她带来干什么？你以为我在领你们逛大街吗？”

“咳咳！”慕容雨川被勒得舌头都吐出来了，“松……松点儿。”

好不容易喘上一口气，他才说：“你现在手头人员不是紧张吗？我是给你找来一个帮手。”

“她？她能干什么？”

“可别小瞧人家，她在日本可是空手道黑带高手。”

“你没开玩笑吧？”陆小棠回头瞟了一眼美奈子，美奈子懵懂地望着她，“她能逮住一只鸡？”

“你可别这么说，人不可貌相。别看人家外表生得文静，可是有真功夫的，手心脚心磨得全是老茧。”

“哦——”陆小棠眯缝起眼睛瞧着慕容雨川，“你观察得可真仔细。”

“纯属偶然，呵呵。”话说漏了，慕容雨川只好装傻。

“我可没工夫陪你磨牙。只要你不妨碍我办案，带一百个师妹来也无所谓。”

“我哪有那么随便？”

陆小棠没理他：“今天早上，我从公安网上抽调了一份三年来C市的失踪人口名单。我不知道你骨相学学得怎么样，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复制出那个头骨的脸部模型。如果能够证实头骨主人的身份，办案就有方向了。”

“你今天来这里打算见谁？发现头骨的那个门卫？”

“昨天跟他谈了很久，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在没有任何头绪的情况下，我想侧面找一个熟人问问。”

“找谁？”

“公安局李局长的女儿就在这所大学教书，我找她大致了解一下情况。我们约好了在街对面的麦当劳见面，她天天中午都去那里吃午餐。”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什么悬疑、刺激的工作呢，原来是陪一个‘欧巴桑’消磨时间。”

“人家可不是‘欧巴桑’。”

的确不是“欧巴桑”，当李淑珍出现在慕容雨川眼前时，他的眼珠子差点掉下来。年纪二十七八岁，鹅黄色职业装，肉色丝袜高跟鞋。长发披肩，无框眼镜，步态妖娆地从校园里走来。

李淑珍举止大方，还没有走到跟前，便冲他们粲然露出了微笑。

没等陆小棠开口，慕容雨川一步窜到她面前，首先自我介绍：“我叫慕容雨川，公安局刑警队首席预备法医。”

“哦，是吗？想不到你这么年轻。”李淑珍伸出修长的手。

慕容雨川受宠若惊地抓上去，感觉真不错。

真丢人。陆小棠伸手抓住他的衣襟，使劲把他拽到自己身后，冲他凶巴巴地呲牙。

丽人露出不介意的微笑。

四个人彼此介绍之后进了餐厅。李淑珍习惯性地走向靠窗的一张方桌。

陆小棠没有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说起了登山包里的那颗头骨。李淑珍听了一会儿，神情平静，似乎对这件事不以为然，她淡淡地说：“我想应该是某个学生搞的恶作剧。”

陆小棠微微皱眉，对这个看似轻率的结论不太满意。

李淑珍看在眼里，优雅地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现在年轻人中间就流行这个，知道叫什么吗？”

“行为艺术。”李淑珍微微一笑，“上个月大学艺术节上，一个古装扮的女生舞台上脱得一丝不挂，手里举着一本《列女传》。说是寓意精神与物质的矛盾统一。”

陆小棠只好尴尬地笑笑。

李淑珍十分健谈，不知不觉已然岔开了话题，平淡地聊起了家常。她其实与陆小棠并不是太熟，只是在陪父亲一起参加过的公安局的年会上，同陆小棠说过几句话而已。一看外表就知道，她是那种在优越环境里长养大的女子，举手投足间多少带着一点骄傲。

仿佛这种人生来就应该享福，仿佛这个世界上那些贫穷的生活与她是隔绝的。她的人生观自然也不一样，她要享受生活。所以她只有男朋友，却不打算结婚。

陆小棠是在普通家庭长大的女孩子，父亲是知识分子，有学问，没权、没钱。陆小棠的每一次收获都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每一次失败也同样要靠自己来承担。平心而论，她不太喜欢李淑珍这种人。也许李淑珍也有这种感觉，只不过她掩饰得比较好。

反倒是慕容雨川有一句没一句地插科打诨，避免了冷场。

这时陆小棠的手机铃声响起，她如释重负，终于找了一个借口离开。电话是武彪打来的，只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一下她这边的调查进展。

“唔，那个女孩的案子怎么样了？”陆小棠还是忍不住问道。

一想起验尸间里女孩那张平静的脸，她的心便揪起来。她还那么年轻，生活在她面前原本充满无数种可能，现在却只剩下一种冰冷。

“乔凯的尸检工作已经完成了，这边的事我会处理好，不需你费心。”武彪的声音永远没有任何感情。

结束了通话，陆小棠回头，透过餐厅的玻璃窗看见慕容雨川和李淑珍一面聊天一面喝茶，气氛融洽。过一会儿等他们聊得差不多了自己再回去吧。她伸了个懒腰，双手插进牛仔裤兜里，沿着人行道边的一排银

杏树散起了步。

“我的脸是不是有点红。”李淑珍抚着自己的脸颊说。

“还好啊，怎么了？”慕容雨川问。“没什么，可能屋子里有点热。我去一下洗手间，稍等我一会儿。”

看着李淑珍的背影经过收银台，走进里面的走廊。慕容雨川这才意识到冷落了自已的师妹。美奈子几乎一言不发，安静地坐在旁边。她双手捧着咖啡杯，慢慢地喝着，表情很平和，看不出来任何厌烦。

日本女人真是好脾气，慕容雨川感慨。再看陆小棠，一尅蹶子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你是不是也觉得无聊？本来是希望找到一点线索的。”慕容雨川说。

“是有一点，不过真正的办案可能真的需要培养耐心呢。惊人的案情往往就隐藏在平淡无奇的表面下。”

“真看不出，你原来有这么深刻的见解。”

“这不是我的见解。”美奈子笑着说，“是我爸爸说的。”

“哦，难怪。”

“学长，我想去一趟洗手间。”

这也要请示吗？也太客气了吧。难不成我不让你去，你就憋着？

“你也顺便看一看那位李老师在不在，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

“哦。”

.....

几分钟后，濑户美奈子长长吁一口气，整理好衣裙，从卫生间的隔间里走出来。刚才她一直靠喝咖啡来打发时间，水喝得是太多了点。

她扭开水龙头，自来水哗哗流出，掬了几捧水轻轻拍在两腮上，顿时感到了凉爽。她直起腰，掏出一张面巾纸，照着墙上的镜子细致地沾去脸上的水珠，一边把垂落脸颊的头发捋到耳后，好像猫一样精心打扮着自己。

忽然，她的手不知不觉地停住了。

镜子反映出她身后卫生间里的情景。一共有三个隔间，她刚才从进门数第一个隔间出来，隔间门是敞开着，另外两扇隔间门虚掩着。

卫生间里只有她一个人吗？

此时此刻冒出的这个念头吓了她一跳。事实上镜子里除了她，看不见其他人。

然而，电影电视剧却常常告诫人们，镜子其实一点儿都不可信。也许会有一张人脸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出现在镜子里，而当你转过身，那张脸却不见了。

你应该相信谁呢？

是镜子，还是镜子以外的世界？

濑户美奈子慢慢转回身。

卫生间里的光线有点阴郁，但足够看清楚。三个隔间，一扇门半开，另外两扇虚掩着。

她慢慢走过去，推开了虚掩的门。她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

里面有一个陶瓷的抽水马桶，抽水马桶里有不讲卫生的人留下的黄色液体。美奈子捂住鼻子，觉得好笑。她随手推开了里面那扇门。

一个人赫然出现在她眼前。

一刹那，她忘了反应，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隔间里的人是李淑珍！

她坐在抽水马桶上，眼镜已经掉落了，鹅黄色的裙子褪到了脚踝，两腿张开。她的上衣被掀起，胸脯外露，赤裸的身体被残忍地划开两条血淋淋的伤口，赫然成一个“十”字！

大量的血液从伤口里涌出，像小溪一样在她的脚下汇集。

她的一只高跟鞋掉在旁边，纤细的脚趾踩在自己的血液里。她好像还没有死，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

美奈子连叫喊的力气都吓没了。

她想转身逃跑，但没有，她伸出手去按那正在流血的伤口。

随着手掌的挤压，更多的血从伤口里涌出，没过了美奈子的手。

“张——张——”她忘记了女人的名字，用满是血水的手捧着女人的脸呼唤。

血水污浊了女人白皙的脸，一丝无力的叹息从苍白的嘴唇里吐出。

“张——张——”泪水涌出了美奈子的眼睛。

她不知道这个女人是怎么变成这样子的。

也许，凶手并没有离开。也许，凶手正在黑暗中窥视着美奈子的背影。

女人的身体摸上去还是暖的，甚至烫手。美奈子觉得她还能够活过来，她结结巴巴地呼唤着对方，手忙脚乱地想要帮她止血。

女人的白眼珠正在慢慢翻出。

美奈子用力掐她的人中。

毫无征兆，女人的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她突然间恢复了力气，扑到了美奈子身上。两个人一起摔倒在地，美奈子被重重地压在女人身下。她发出尖叫，手脚在血泊中拍打着。

“我会死吗？”那一刻，她脑子里闪现出这句话。

第三章 解剖间

就在美奈子被压在垂死的李淑珍身下挣扎时，一个人出现在她身旁。

李淑珍的脸正对着美奈子的脸，白色的眼珠盯着她，脸上的肌肉在剧烈抽动。

那个人站在旁边看着这个诡异的场景，停顿了片刻，他抓住李淑珍的胳膊，把她从美奈子身上掀开。当他的手一接触到美奈子的身体时，美奈子本能地尖叫，躲闪。

“是我，美奈子！”

听到熟悉的声音，仔细看才认出是慕容雨川的脸。美奈子不顾一切地扑进他的怀里，瑟瑟发抖，身上的血蹭了慕容雨川一身。

“到底发生了什么？”慕容雨川大声问。

“我……我不知道！我看到她时，她……她就这样了。”美奈子的眼泪哗哗地往外流。

慕容雨川把她从血泊中抱起来，放到比较干净的地方。然后，走到浑身是血的李淑珍身边蹲下来。

李淑珍的抽搐已经停止。他伸出手指贴着她的颈动脉，那微弱的搏动让他不确定那是来自于垂死的女人，还是他自己。

他扳起李淑珍的头，她右眼下方有一块明显的瘀肿，那是被拳头击打的痕迹。慕容雨川轻轻一按，感觉到碎骨在皮肤下面错动。

她的嘴唇半张着，鲜血从喉咙里慢慢溢出。他不知道有没有必要给她做人工呼吸，他犹豫着。

陆小棠接到慕容雨川的电话后一口气跑回了麦当劳餐厅。

客人都已经走光，餐厅经理蜷缩在收银台里面，只有美奈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她从头到脚沾着红色的污渍，脸上都有红色。

陆小棠心头一惊，那是血！怎么会流这么多血？

此刻的美奈子与她离开时判若两人，似乎被什么吓傻了，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某个方向，好像一个恐怖电影里被恶鬼附身的血娃娃。

慕容雨川在电话里并没有多说，只告诉她李淑珍死了。陆小棠来到美奈子面前，用力抓住她两个肩膀摇晃，大声问：“到底发生什么了？你……你受伤了？”

美奈子无神的双眼转向她，终于认出陆小棠，把头埋在她的怀里哭起来。

陆小棠多多少少松了口气，能哭说明没事。她温柔地抚摩美奈子的

头发以示安慰，同时向餐厅经理点了点头，说：“不用怕，我是警察。”

过了一会儿，美奈子的哭声渐渐停止了，她坐起身，冲陆小棠露出难为情的笑容。她笨拙地在衣服里摸索，陆小棠从别的餐桌上拽过几张餐巾纸递给她。美奈子接过来，沾掉脸上的眼泪和血，然后擤擤鼻子。

“雨川在哪儿？”陆小棠问她。

“他在卫生间里。我不知道……”她的声音颤抖着，“那里到处是血，他让我在外面等你来。”

陆小棠点头，她弯下腰，像看着一个让人怜惜的小妹妹，用手轻轻把美奈子脸上残留的污渍擦掉：“你现在觉得还好吗？”

美奈子点点头：“你去找慕容学长吧，他现在需要你。”

收银台旁边是一条不太长的走廊，尽头分成左右两扇门，墙上有醒目的卫生间小人标志。左边是男厕，右边是女厕。

还没等推开右边卫生间的门，一股金属般冰冷的腥气便刺入她的鼻子。女人的直觉通常敏锐，她本能地感觉到里面正存在着难以想象的恐怖。

慕容雨川在电话里并没有具体说明李淑珍是怎么死的，陆小棠的脑子里对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一丁点儿概念。

她用力拉开门，眼前的一幕让她的呼吸停止了。

过了一秒钟，两秒钟，或许一分钟……她才逐渐喘上一口气。

“把门关上！”慕容雨川声音冷淡，少了平时的轻佻。

他正半蹲着，身上沾满了红色的血。李淑珍躺在他脚边，满地是血，阴郁的灯光照在血泊上，反射着混沌的光。

陆小棠掩上身后的门，周围空间立刻变得狭小、封闭，仿佛具有一种令人窒息的重量。黏稠浑浊的空气沾着死者躯体里产生的味道，从她的口鼻、毛孔侵入到身体里面。她差一点儿就推开门逃出去。

她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问慕容雨川：“她是被人谋杀的？”

慕容雨川把身子向旁边侧了侧，让灯光清楚地照在死者鲜红刺眼的伤口上。

陆小棠吞咽一口唾沫，意识到自己刚才的问题有多么愚蠢。

她只有22岁，从警3年，这3年来干的都是刑警，她见过的命案比一般民警一辈子见过的都多。但是，这样暴力的血案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而且受害者不到一个小时之前还在同自己说话。

“我记得你好像说过，她是公安局李局长的女儿吧？”慕容雨川意外冒出了这样一句。

“是。”

慕容雨川的脸上露出斜斜的笑容：“这下报纸上头版头条可有好戏看了。”

这种时候，这个家伙居然还能笑？

公安局长的女儿！陆小棠已经预感到麻烦了。

“可能袭击来得太突然，她都没来得及呼救，美奈子去卫生间时发现了她。我听到美奈子的呼叫才赶来的。”慕容雨川说完之后，他盯着尸体陷入了沉默。

陆小棠慢慢走到屋子中央，她打量着卫生间里的情况，得到一个初步印象。

东面并排三个隔间，每一间都安装座便，由一人高的木板间隔。对面墙壁是一个洗拖把用的深水槽。紧挨着的是陶瓷盥洗盆，装有冷热水龙头，一面银框的长方形大镜子悬挂在上方。整个洗手间不超过30平方米。磨砂的大理石地板砖上，深红色的血水在低洼的地方汇成一大摊，沿着砖缝慢慢渗入下面的沙土。

陆小棠是一个心理素质极好的警探，她也没有任何潜意识的心理障碍。但是，就在这样一个幽闭的空间里，里面有两个人——两个活人，一个死人。

而且，彻底寂静，连呼吸都觉得吃力。

她感到异常压抑，盼望着慕容雨川能说一两句话，哪怕发出一个声音也好。

终于，慕容雨川的声音打破了沉寂：“美奈子说，最先发现她的时候，她坐在抽水马桶上。”

陆小棠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上面别着中性笔，原本是打算记录李淑珍提供的线索，现在记录的却是她是如何被杀死的。

慕容雨川耐心地等她翻开笔记本，拔下笔帽。他太冷静了，冷静得让陆小棠感到很陌生，丝毫不像她所熟悉的那个纨绔子弟。

“我已经给刑警队的武队长打电话了，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带着法医乔凯赶到这里，要不要等他们一会儿？”

慕容雨川的声音同样不带有任何情感：“我其实无所谓，不过你不要忘记死的是谁！你们会向对待其他死者一样客观地对待上司的女儿吗？”

他的提问让陆小棠无从回答。

慕容雨川又说：“可他不是我的上司。”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乳胶手套戴上，然后站起来后退两步，端详着尸体。

“你确信不用等其他人来吗？”陆小棠还是有点犹豫，毕竟慕容雨川还只是一个在校学生，他过去只在技术方面给过自己帮助，但眼前却是真实血腥的谋杀现场，她怕慕容雨川承受不住。

事实上，慕容雨川却微笑着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不以为难道：“在我眼里不论是谁，死后都跟实验室里的尸体没有区别。我就当作是在上一堂实验课。”

慕容雨川首先绕着尸体走了一圈。陆小棠猜测，他是想整体上对谋杀性质有一个概念。

“我跑进卫生间时，看见她浑身抽搐着压在美奈子身上，那是失血过多造成的痉挛。”慕容雨川蹲下身，托起死者的两只手，“指甲缝很

干净，除了血什么都没有。她当时肯定毫无防备，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你认为凶手的袭击很迅速？”

“倒也未必。不过，在我看来，这一切似乎是早有计划的。我问过美奈子，她进入卫生间方便之后洗了手，整个过程都没有发现异样，直到她拉开那扇门，才发现死者。当时现场十分干净，是我们进来后才弄成现在这样的。”

陆小棠迅速地记录在笔记本上，字写得歪歪扭扭，很别扭。

“她的手腕有擦伤，是在地面上磨破的，凶手袭击她时曾经把她按到了地上，最后才把她放到坐便器上，还有……”

他轻轻掰开李淑珍的两条腿，“仔细看这里。”

陆小棠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见膝盖内侧有刮痕：“这是怎么弄上去的？”她问。

“坐便圈。”慕容雨川说，“坐便圈的边缘其实很锋利。她是坐在上面挣扎的时候，两个膝盖紧紧压在坐便圈上形成的。一会儿，你可以让乔凯检查一下坐便圈，能找到残留的皮肤。”

陆小棠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把注意力拉回到案件上来。她看了看里面隔间沾满血污的抽水马桶：“按照你刚才的说法，凶手是把她压在坐便器之后，才用凶器刺她，是不是？”

慕容雨川没有立即回答，他的目光重新落回到女人赤裸的身体上。

猩红色的裂口触目惊心。

“横竖两个巨大的切口，交叉成十字形状，交叉点的伤口最深。”他恢复了冰冷的语调，把手指伸向女人腹部，翻开切口的皮肉让陆小棠看清楚，“我认为凶器是一把双刃刀。注意切口一端，有成V字形状的穿刺。”

他的食指很容易地就伸进了伤口，沿着伤口滑动。

陆小棠的上下牙齿“咯咯”打架，忙把目光转移到别处。当移回目光时，慕容雨川正在看着她。

“你还好吗？”他问。

陆小棠已经没办法开口，只能点头。

慕容雨川把手指移到女人胸脯之下，插进了十字切口的交叉点，血液随着挤压重新渗了出来。“能够肯定凶手使用的刀至少有10厘米长。”

陆小棠写完一页，翻过。

慕容雨川抽回手指，继续说：“应该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切口边缘十分光滑，凶手用刀刺进受害者身体时没有丝毫犹豫，就像我刚才说过的，当他开始行凶时，就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这绝不是突发性犯罪。”

“他到底是怎么干的？”陆小棠终于开口问。

慕容雨川停顿了一下，说：“他对自己的攻击手段相当自信。一刀

垂直，一刀水平，然后在十字交叉的部分狠狠戳上一刀，最后一刀造成了受害者内脏大出血。”

“她是因为失血过多才死的吗？”

慕容雨川耸耸肩：“就目前的检查来看，这是最有可能的推测。从美奈子发现她到你赶回来，大约有十五分钟，我亲眼看见她临死之前发生了严重的失血性休克。”

陆小棠打了一个寒战。她俯视着那两个相互垂直交叉的巨大刀口。

“这个刀口会有什么含义吗？”

陆小棠的话让慕容雨川陷入沉思，他研究着伤口，最后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从法医学的角度，看不出这个伤口能代表什么具体含义。”

“或许凶手通过这种办法来传递一种信念。比如说，《沉默的羔羊》里凶手在死者口中放入蝶蛹。”

“呵呵，那是艺术上的夸张。在现实中，人的动机很多时候并不会比动物深刻。何况……”

“嗯？”

“何况，要是只为了强暴杀人的话……”

“什么？你是说她被强暴了？”陆小棠仔细观察着李淑珍的尸体，想看出明显的痕迹，“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

“没有。我是说现在还没有。我只是通过受害者手腕上的擦伤猜

测，她曾经被按在了地上。凶手那个时候一定在干什么。当然，更加细致的线索得在验尸间里通过尸体解剖获得。那就是乔凯的事儿了，不过要是可以的话，我很愿意跟他合作。”

“哦。”

“最后，我得给你一个建议。你必须想尽办法尽快抓到这个凶手。”

“这我当然知道。”陆小棠合上笔记本，塞回衣兜。

“不，也许你并不是真明白我的意思。”慕容雨川的眼睛直视陆小棠的眼睛，“你刚才假设凶手带有某种信念作案，我想了想很有道理。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作案，看看这具尸体，想想她的尸体被如何小心地隐藏在隔间里。”

陆小棠神色黯然地叹了口气：“如果我不离开餐厅的话，她就不会死。”

“这不能怪你，你又怎么能预料到凶手会出现。何况，即使你在这里，可能凶手也仍然会作案。”

他顿了顿，“杀死李淑珍的人，事前一定作了周密的计划。他的目标很明确，他知道到哪里才能够找到她。他暗中跟随她进入卫生间，在一个餐厅里实行如此凶残的杀人手段，竟然没有人觉察。这是一起有计划有步骤的谋杀。凶手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向整个社会发起挑战。”

陆小棠沉默半晌。她明白慕容雨川的意思，她不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案件。他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一时起意的业余杀手，这个人是把整个作案过程当作一种艺术来享受。

“这样的人除非抓到他，否则是不会停手的。”陆小棠说。

卫生间的门被人推开，一个戴着黑框眼镜、文质彬彬的男子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铝合金外壳的勘察箱。

他不到30岁的年纪，气质很像一位高等学校的教师。

面对惨不忍睹的凶杀现场，他的反应倒是十分平静，也许是见得太多早已习惯了。

“乔医生，你来了。”陆小棠说。

乔凯点点头，他的眼睛落在慕容雨川身上：“他是谁？”

“噢，他叫慕容雨川，我一个朋友，C市医科大学法医系硕士研究生。”

“法医系？”乔凯的眉头微微皱了皱，他上下打量着慕容雨川。当他看见慕容雨川手里拿着一副沾血的乳胶手套，脸色沉下来，“陆警官，你是说他正在进行尸检吗？”

“案发时他恰好在现场，又是学法医的，我想在你赶来前先让他检查，对案情更早地有一个了解。”陆小棠解释。

“你认为他的判断可信吗？”乔凯冷冷地问。

“他毕竟……”

“他毕竟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学生。他在这里一旦破坏了案发现场，将给我们的侦查工作制造难以想象的麻烦。你可是一个专业的刑警，这

一点你不会不懂。”

陆小棠脸上一阵阵发烧：“对……对不起，乔医生，这是我的疏忽。”

乔凯平时在工作上和陆小棠的关系还算不错，他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摇头。

慕容雨川这时从地上站起来，走到乔凯面前。两人的身高相差无几，都是消瘦身材，只是气质大相径庭，乔凯严肃，慕容雨川散漫。

他漫不经心地对乔凯笑了笑：“经验有时候并不代表正确。在没有更正确的情况下，错误也可以成为一种经验。”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乔凯脸色微变。

“没什么，呵呵，我下午还有课。”慕容雨川摆了摆手，绕过他走出卫生间，“祝愿你们早日破案。”

“你站住。”乔凯忽然说。

“干什么？”

“你认识陈明轩教授吗？”

“他是我的导师。”

“是吗？怪不得这么张狂！下午请你也来公安局，我在法医室等你。我想看看陈教授的高徒有什么过人的本领。”

慕容雨川之后私下里问陆小棠：“他怎么认识我老师？”

“他两年前几乎是和我同时调到市局工作，当时陈教授即将退休。退休前的两个月里，陈教授带着他参与了两桩命案的侦破工作。陈教授对他似乎不太满意。”

“为什么？”

“具体我也不知道，好像是认为他太感性，他在面对尸体时会情不自禁地流泪。教授认为他不适合做法医，曾经向局长反映，建议调派其他人来工作。乔凯后来是经过了不断地努力才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遇事冷静沉稳的出色法医。”

“原来他是一个小心眼的家伙，把对我老师的不满转嫁到我头上。”

“也不能这样说。他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听你的话好像对他很有好感。”

“我的确很钦佩他。”

“他刚才那样折你的面子，你都不在意？”慕容雨川心说，我若是敢那样对待你，现在早躺医院里了。

“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吗。我就是太不把你当外人了，才会犯错误。”

“原来你心里面跟我很亲近啊！”慕容雨川重新打量起陆小棠。

“我才不会和你这个变态亲近！”陆小棠一拳把慕容雨川捅了个趔趄。